

印尼語外語能力檢定考試： 能否準確評估出臺灣大專初學者的印尼語能力？

何景榮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的宗旨，是為了檢驗目前在臺灣的印尼語檢定考試，也就是由臺印兩地大學合辦之「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Tes Bahasa Indonesia sebagai Bahasa Asing, TIBA)，難度是否適中，以及能否準確評估出臺灣大專生初學者之印尼文程度。筆者將 TIBA 考試之 14 位考生的檢定成績，與他們過去 6 學期的在校印尼文成績，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上開的 TIBA 檢定考試，並沒有準確反映出學生在校的印尼文成績與學習表現。

接著，筆者再將上開的 TIBA 檢定考試，分別與臺灣的德語檢定考試，以及另一間臺灣國立大學自行試辦的印尼語檢定考試進行比較，進一步發現 TIBA 考試之難度分類系統尚未成熟、也難以準確測量出初學者之程度。最後，筆者建議臺灣之印尼語檢定考試之發展，應以發展較成熟之越南語檢定考試系統為借鏡，以因地制宜，更準確地評估出大專階段初學者的印尼語程度。

關鍵詞：印尼語、語言檢定、第二外語、迴歸分析

Indonesian-as-Foreign-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Can It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College Beginning Learners in Taiwan?

Kimyung KENG

Tamk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nglish-taught Program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an Indonesi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 Indonesian as Foreign Language Exam (Tes Bahasa Indonesia sebagai Bahasa Asing, TIBA) cohosted by universities from Indonesia and Taiwan; the author want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IBA’s difficulty suitable and able to estimate accurately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beginning learners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o conduct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uthor took TIBA scores of his 14 students and compared with their college grades in Indonesian language in the past 6 semester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IBA did not accurately reflect students’ Indonesian language grad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in college.

Therefore, the author further compared TIBA with a Germ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and with another Indonesi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hosted by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the comparison proved that TIBA’s difficulty-division system is still unmaturing and thus hard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proficiency of beginning learners. Finally,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in Taiwan should learn from more matured, better developed Vietnam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ystem, in order to more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Indonesian proficiency of beginning learners in college and better fit the academic surrounding in Taiwan.

Keywords: Indonesian,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regression analysis.

壹、前言

自從政府於 2016 年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以來，臺灣大專院校的東南亞語言教學，開始獲得了愈來愈多的重視；其中，又以越南語、泰語及印尼語這三大東南亞語言，最常在臺灣的大專院校開課。

至於這三大語種的語言檢定考試，則是越南語拔得頭籌；包括國立成功大學與國立高雄大學等，皆曾與越南當地的名校，包括河內國家大學、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等，合辦語言檢定考試。至於泰語檢定，則有包括國立高雄大學與泰國最高學府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合辦的泰語能力檢定（CU-TFL）。

相較之下，印尼語檢定在臺灣的發展較晚，主辦或協辦的大專院校也比較少。國立政治大學曾經在 2017 年，自行試辦過印尼語檢定；另外，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則是引進印尼當地、位於西爪哇省德博縣（Depok, Jawa Barat）的「印尼大學」（Universitas Indonesia）所研發的印尼語文檢定，不過由於需要超過一定的報考人數，考試才會舉行，因此也不是每年舉辦。

恰巧的是，筆者於 2015 年，在印尼當地就讀印尼大學（以下簡稱「印大」）的「外籍人士印尼文課程」（Bahasa Indonesia untuk Penutur Asing, BIPA）之高階班¹時，曾與數名同為高階班之韓國籍與日本籍的學生，一同參與該校當時還在研發階段的印尼文檢定系統，亦即「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Tes Bahasa Indonesia sebagai Bahasa Asing, TIBA）。當時，筆者身為印尼文成績名列該校外籍生之前 10% 的受測者，在總計 6 等第（6 分最高、1 分最低）的檢定中，只拿到平均 4 分的分數；詢問其他受測者，亦只有 1 人拿到 5 分，且無人拿到最高分 6 分。因此，筆者與其他印尼文高階班的受測者，普遍認為該檢定考試的程度偏難，所以難以精確地檢測出不同程度之學習者的印尼語能力。

事隔 5 年之後，筆者已經在臺灣的大專院校，教授印尼文近 5 年；而印大的印尼語外語能力檢定，亦於 2018 年起，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中科大」）引進臺灣舉辦。為了確認該檢定的難易度是否適中，且是否適合評量臺灣的印尼語外語學習者之程度，筆者將會選取一群曾受教於筆者的臺灣籍印尼語學習者，讓他們報考印大在臺中舉辦的此次語言檢定，再將彼等的在校成績與檢定成績做比較，藉以確認印大的檢定考試，是否能真實地反映臺灣籍外語學習者的印尼文程度。

¹ 印尼大學（UI）文學院的外籍人士印尼文課程（BIPA），依照學生程度，分為 BIPA1、BIPA2 與 BIPA3，分別對應初階、中階與高階之非母語人士印尼文能力。然而學生就讀此課程前，必須先通過印尼文能力分級考試（placement test），再由校方決定錄取與否，以及分發至哪階的班級。也因此，就算是初階班的學生，亦已具備一定程度之簡單印尼語能力。

貳、文獻檢閱

一、外語檢定考試的重要性

目前在臺灣，大學生通過證照的人數，已成為大學評量的標準之一：因此，讓學生通過外語檢定考試而獲得語言證照，已經成為很多大學輔導學生、進行日後生涯規劃的選項之一；而掌握各大學經濟命脈的教育部，更已經將各大學通過證照的學生人數，列為大學評鑑項目，並據此決定給各大學的經濟補助數額（陳欣蓉，2008，頁 89）。也因此，不論是對於校方還是學生來說，語言檢定的證照，都是語言相關科系在長遠發展上，所必須走上的路徑。

張昉卉（2020，頁 45）則進一步認為：不論對於外語本科系學生或第二外語選修生來說，外語檢定考試都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對於本科系學生來說，如果沒有外語檢定考的門檻，那麼將來想到國外升學、或是願意進一部深造該語言的動機，將會大幅減少；對於選修第二外語的同學來說，若沒有外語檢定考試的畢業門檻，外語能力較參差不齊，也會影響到畢業後在職場上競爭力（頁 47）。換言之，對於修習外語的同學來說，外語能力檢定考試不但能提升外語學習上的動機，也能有助於畢業後在職場上的發展。

二、外語檢定考試的鑑別度與適用性

要採用哪一種語言能力考試（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來測驗學生該門第二外語的語言能力，一直都是一個不容易抉擇的難題（Hulstijn, 2010）。不過，不論是英語檢定還是其它的外語檢定，都有一項重要的、但是卻常被忽略的目標，那就是語言檢定不能只以出題者的角度出發，而是應該考慮到考生/應試者的特質。

Farhady（1982, p.45）認為大多數的外語檢定考試在出題的時候，並沒有將考生/應試者的特性考慮在內；也因此，「在分析與詮釋考試結果的時候，若是沒有將應試者/外語學習者的背景變項（Variables）考慮進去，將難以精確地評估出外語學習者真正的語言能力」（p.56）換言之，單單一套考試題目，沒辦法適用於所有學程、所有類型的考生。

除了因地制宜的適用性以外，檢定的難易度劃分也很重要。張鈞凱（2005）就認為：「要如何讓檢定具有一定水準，讓試題的分級有一可靠的機制及參考標準...這深深的影響到檢定單位的公信力」。陳欣蓉（2008）則以德語檢定以及在臺灣的德語系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認為臺灣大專院校的德語系畢業生，就算學了

四年的德語，還是很難通過中階的、B1/B2 等級的 TestDaf 語言能力檢定考試²；也因此，若是要求級數不夠的外語學習者，去應考等級高出太多的檢定考試，對於考生日後外語學習上的發展，或是檢定考試本身的公信力來說，都不會是好事。

至於印尼當地的印尼語文教學者，雖然普遍認同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的必要性，但也認為相關考試還有補強的空間。例如 Ari Kusmiatun（2019）不但強調印尼語外語檢定考試，對於大專階段（包含大學部與研究所）外籍印尼語學習者的必要性，更主張印尼語能力檢定考試，就應該符合外籍學習者的要求，來規劃、發展。

此外，Rahmawati（2017）等人更直接指出：現行印尼當地的印尼語外語能力檢定，整合程度不夠，無法準確衡量出外籍學習者印尼語能力的各個面向。承此，本研究接下來，將會檢驗印大在中科大辦理的 TIBA 印尼語外語能力檢定考試，是否有充分的鑑別度，足以評量出印尼語外語學習者的程度。

參、研究方法

自 2015 年起，本文作者就在臺灣的 3 所大專院校，開課教授印尼文，其中又以臺中的逢甲大學開課最多、授課時間最長；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2018 年秋季）至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2020 年春季），筆者總計教授了 4 學期、共計 6 門的印尼文課程。

這一系列的印尼文課程，屬於該校每兩學期為一單位的「通識—外語選修課程模組」，開放給全校各科系的同學選修；模組內分為初階的「印尼文（一）」與進階的「印尼文（二）」。²舉例而言，一位逢甲學生如果在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習了印尼文（一），通常該生也會在接下來的學期、也就是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修印尼文（二）課程；不過也有一部份學生在修完印尼文（一）之後，並未繼續修習印尼文（二）。此外，也有一部份的同學在修完印尼文（一）後，因為選不到課或是其它課程擋修等因素，而隔了一個學期、甚至兩個學期之後，才修習印尼文（二）。總而言之，有的學生會上完兩學期的（一）、（二）兩門課，有的學生只選修印尼文（一），端視學生需求與各系修課規定而異。

本文作者在逢甲大學授課期間，每當開設完一學期、2 學分的印尼文（一），下個學期就會開設一學期、2 學分的印尼文（二），方便學生銜接進度。舉例來

² 歐盟（European Union, EU）制定的「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規定了 A、B、C 三階段語言考試，而各階段再細分為兩個次級，因此總計有 A1（最簡單）、A2、B1、B2、C1 與 C2（最難）等 6 六個等級的語言能力檢定考試（劉惠安&林聰敏，2004）。

說，筆者在 107 學年度的下學期，開設了一門印尼文（一），接著也在接下來的 108 學年度上學期，開設一門印尼文（二），以接續前一學期印尼文（一）的授課進度；同時間的 108 學年度上學期，筆者也再開設了一門新的印尼文（一）課程。因此，在前後 2 年、總計 4 學期的授課過程裡，筆者在逢甲大學總共開設了 3 門印尼文（一）、3 門印尼文（二），教授過 3 批學生，完成了 3 套的一年期、總計 72 小時的印尼文課程模組。

表 1 筆者於逢甲大學完成過的印尼文課程模組

	107 學年度 上學期	107 學年度 下學期	108 學年度 上學期	108 學年度 下學期
印尼文（一）	第 1 批學生	第 2 批學生	第 3 批學生	
印尼文（二）		第 1 批學生	第 2 批學生	第 3 批學生

一、學生參與 TIBA 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

為了瞭解印大「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TIBA）的難易度是否適中、能否準確測出非母語人士的臺灣大學生之印尼文程度，筆者詢問了逢甲大學這 3 批次裡，修習完印尼文（一）與印尼文（二）的多位學生，徵詢他們是否有意願，參與 2020 年 7 月，於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中科大」）所舉辦的「初階」（dasar; basic test）TIBA 考試。結果總共有 14 位同學願意參與。

到了 2020 年 7 月 4 日的考試當天，筆者帶著 14 位同學一同前往應試；考試費用統一由本文作者自費支付。該次 TIBA 考試的最終成績如下：

表 2 逢甲大學 14 位同學+授課教師的 TIBA 印尼文檢定成績

學生姓名 (代號)	閱讀成績	聽力成績	文法成績	口說成績	總成績
LCC	28.00	28.00	8.00	0.00	16.00
YPS	24.00	12.00	24.00	17.00	19.30
CMY	28.00	8.00	36.00	17.00	22.30
TMY	28.00	16.00	40.00	13.00	24.30
GCR	44.00	28.00	36.00	0.00	27.00
SZY	24.00	24.00	40.00	20.00	27.00
ZWB	32.00	40.00	24.00	13.00	27.30
CKW	36.00	36.00	20.00	17.00	27.30
ZTR	32.00	32.00	32.00	13.00	27.30

ZRT	48.00	28.00	36.00	16.00	32.00
ZYY	36.00	36.00	40.00	16.00	32.00
YSP	36.00	40.00	32.00	20.00	32.00
HHZ	44.00	24.00	36.00	25.00	32.30
LSY	48.00	52.00	52.00	27.00	44.80
平均成績	34.86	28.86	32.57	15.29	27.92
標準差	8.37	11.86	10.74	7.69	6.89
本文作者/授 課教師 (對照組) 3	96.00	80.00	92.00	74.00	85.50 ⁴

如上表所列，在 14 位修完 2 學期、總計 72 小時印尼文的臺籍學生當中，檢定印尼文總成績最高分的是 44.80 分，最低分則是 16.00 分（滿分 100.00 分）。14 位同學平均的總成績是 27.92 分（滿分 100.00 分）。相較於授課教師/筆者總成績的 85.50 分，以一個初階程度的印尼文檢定考試來說，印大的 TIBA 考試，題目的難度似乎過高。

為了要進一步確認本次的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考試，鑑別度是否足夠，筆者決定將 14 位同學的在校考試成績，與這次的印尼文檢定做比較。看看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是否能正確地評量出學生的真實程度。

二、逢甲學生的在校印尼文成績

從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到 108 學年度的第 2 學期，針對這 3 批次修習印尼文的同學，不論是印尼文（一）還是印尼文（二），筆者皆有執行期中考與期末考；因此將學生期中與期末考的成績⁵，與檢定成績進行比較，也就成為一個合理的選擇⁶。

³ 本文作者/印尼文授課教師亦參加了此次考試，作為學生考試成績上的對照組。

⁴ 印大的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考試，各分項（閱讀、聽力、文法、口說，再加上整體成績）的滿分，皆為 100 分。

⁵ 只選擇期中與期末考成績，是希望排除掉諸如「上課點名」與「課堂互動」等，與學生印尼文程度無直接關係的評分標準。

⁶ 由於評定學生的印尼文能力，勢必要評比聽力與口說的項目，因此可錄音、可播放、且隨手可得的手機通訊軟體（mobile app），成為了非常實用的選項；再加上實質今日，大多數的印尼人日常生活當中的書寫訊息，多通過當地最風行的通訊軟體 WhatsApp（相對於臺灣風行的 Line）進行；因此，筆者多年以來，課堂上的印尼文考試，皆要求同學用手機的 WhatsApp（印尼人慣以其縮寫「WA」來稱呼）輸入作答，包括以錄音功能錄製口說答案後，再回傳給授課教師批改。

然而，這 14 位學生分別在不同的學期，修習筆者的印尼文課程；例如學生 A 在 107 學年度下學期修習印尼文（一），接著在 108 學年度上學期修習印尼文（二），而學生 B 則在 108 學年度上學期修習印尼文（一），接著在 108 學年度下學期修習印尼文（二）。也因此，我們決定不用學生的原始分數，而是經過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程序、改用期中考與期末考在班上的百分等第，當作學生的期中考與期末考程度，藉以求取學生成績在跨學期、跨班級上的客觀性。

下表是 4 個學期、6 個班級裡，修習筆者印尼文（一）與印尼文（二）的學生人數。由於有些精通印尼文的印尼籍學生，或是有一定基礎的馬來西亞籍⁷學生，也會修習印尼文課（可能是基於就讀系所對第二外語的學分要求，也有可能是單純為了獲得「營養學分」而畢業），因此筆者分別列出「涵蓋印尼籍/馬來西亞籍學生的人數」，以及「剔除印尼籍/馬來西亞籍學生後的人數」。

表 3 逢甲大學印尼文課程修課人數（涵蓋印馬生與扣除印馬生）

	107 學年度 上學期	107 學年度 下學期	108 學年度 上學期	108 學年度 下學期
全部印尼文（一）修課學生	52	59	61	
印尼文（一）修課學生 （扣掉印馬生）	40	44	47	
全部印尼文（二）修課學生		20	44	37
印尼文（二）修課學生 （扣掉印馬生）		13	26	21

筆者採用「扣掉印尼籍學生與馬來西亞籍學生後」的修課人數為基準，計算修課學生在班上成績的百分等第。印尼文（一）的部分，三個學期的修課人數分別為 40 人、44 人與 47 人，學生母體數量算是足夠；至於印尼文（二），修課人數分別只有 13 人、26 人與 21 人，母體人數偏低。

表 4 總共 14 位參加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之逢甲學生的在校成績

編號	姓名	印尼文（一）成績	印尼文（二）成績	（一）（二）平均成績
1	TMY	0.765	0.863	0.814
2	ZRT	0.923	0.785	0.854
3	ZWB	0.319	0.545	0.432
4	CKW	0.282	0.571	0.427
5	CMY	0.361	0.681	0.521

⁷ 由於印尼文與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馬來文（Bahasa Melayu），有高達 8 成的相通之處（特別是多數單字相通），因此對於（就算是華裔的）馬來西亞籍學生來說，學習印尼語會顯得非常輕鬆。

6	ZTR	0.553	0.090	0.322
7	ZYY	0.489	0.500	0.495
8	HHZ	0.500	0.296	0.398
9	GCR	0.641	0.714	0.678
10	LCC	0.250	0.818	0.534
11	LSY	0.931	0.851	0.891
12	SZY	0.025	0.090	0.058
13	YPS	0.886	0.590	0.738
14	YSP	0.489	0.318	0.404
				<i>N=14</i>
	平均數	0.530	0.551	0.540
	標準差	0.275	0.264	0.232

備註：成績以百分等第表示；1.000 為最高，0.001 為最低。

得到這 14 位逢甲學生在修習印尼文（一）與印尼文（二）成績（以百分等第表示）之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評估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成績，是否能真實地反映學生在校的印尼文學習表現。

簡言之，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印大尚在研發中的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研究方法是實驗研究法（*experimental research*），以學生參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的成績為實驗組（*experimental group*），以這些學生的印尼文在校成績為對照組；在資料整理上，先將學生們橫跨各學期的印尼文數值成績，標準化、統一化為「班級內百分等第」的成績；最終再以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這項統計工具，進行研究所需的比較與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迴歸分析

我們採用迴歸分析，來檢驗 14 位逢甲同學在校的印尼文成績，與他們參加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的成績，是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也就是 TIBA 考試的成績，是否能準確反映同學們在校的學習狀況。

此外，在進行迴歸分析的時候，我們會將原本是以百分等第呈現的學生在校成績，加權乘以 100，再與 TIBA 印尼文檢定進行迴歸分析。舉例而言，代號 ZTR 的學生，原本的印尼文（一）百分等第的成績為 0.553，經過加權後為 55.30。這樣的加權步驟，並不會對分析的結果造成影響，但是卻有助於讀者們的閱讀。

首先，我們採用學生們印尼文（一）的在校成績，與 TIBA 印尼文檢定得到的總成績，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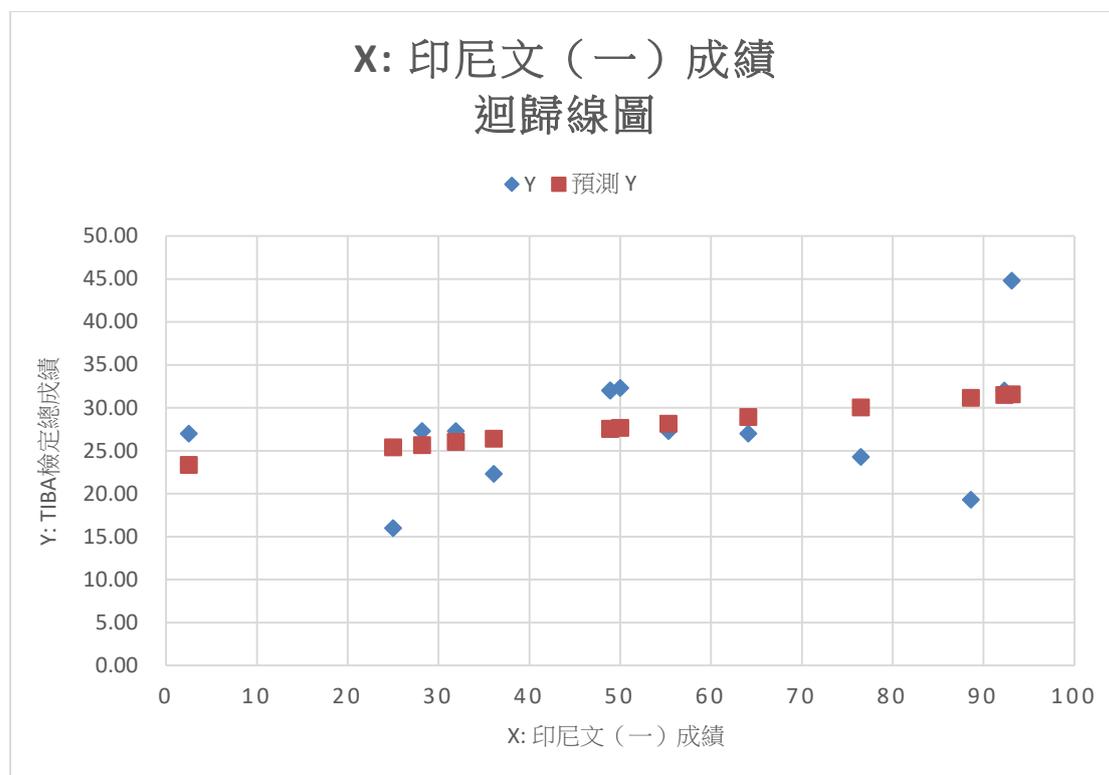


圖 1 在校印尼文（一）成績（X）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總成績（Y）的迴歸分析

表 5 在校印尼文（一）成績（X）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總成績（Y）的迴歸分析

迴歸統計					
R 的倍數	0.36151				
R 平方	0.130689				
調整的 R 平方	0.058247				
標準誤	6.690912				
觀察值個數	14				
ANOVA	自由度	SS	MS	F	顯著值
迴歸	1	80.76392	80.76392	1.804042485	0.204076
殘差	12	537.2196	44.7683		
總和	13	617.9836			

分析的結果裡，R 平方與調整過後的 R 平方，分別只有 0.131 與 0.058，距離 1.000 的水準有很大的差距。至於 0.204076 的顯著性，也顯示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並不太顯著。

接著，我們再採用學生們印尼文（二）的在校成績，與 TIBA 印尼文檢定得到的總成績，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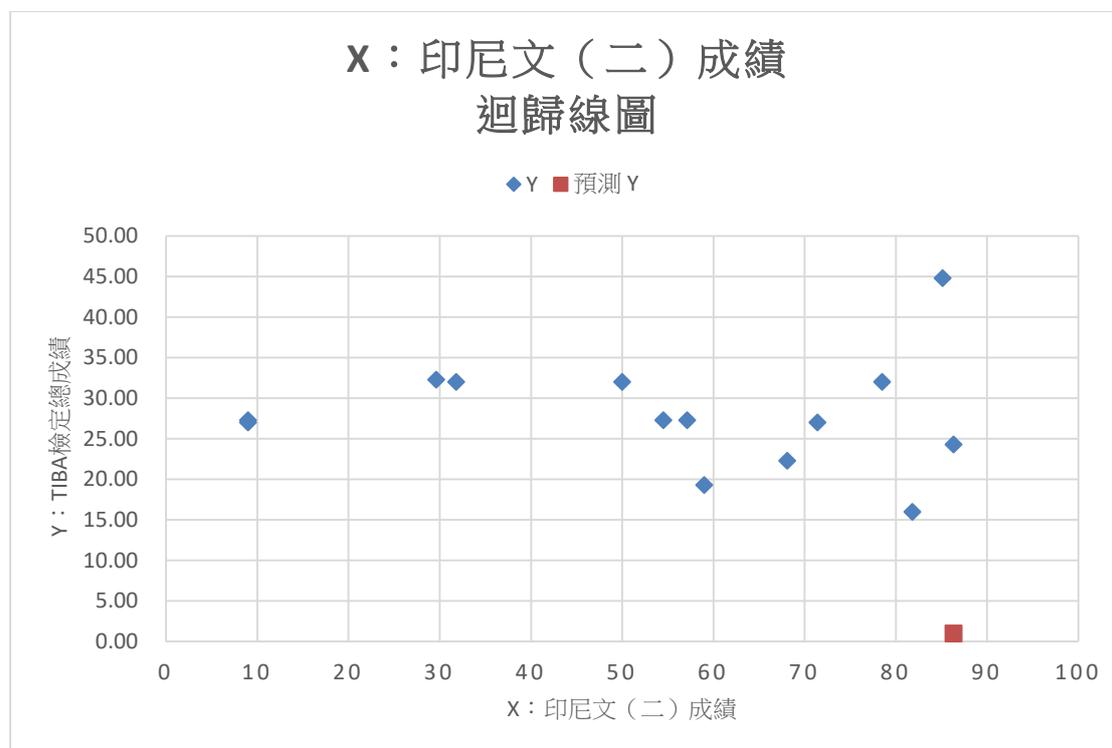


圖 2 在校印尼文（二）成績（X）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總成績（Y）的迴歸分析

表 6 在校印尼文（二）成績（X）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總成績（Y）的迴歸分析

迴歸統計					
R 的倍數	0.006043				
R 平方	0.00000				
調整的 R 平方	-0.09087				
標準誤	7.409073				
觀察值個數	13				
ANOVA	自由度	SS	MS	F	顯著值
迴歸	1	0.022055	0.022055	0.000402	0.984367
殘差	11	603.8379	54.89436		
總和	12	603.86			

以在校印尼文（二）的成績，與 TIBA 檢定總成績進行迴歸分析後，我們發現不但顯著性較印尼文（一）為低，而且趨近於 0 的 R 平方與調整後 R 平方的數值，說明了這個模型不具備預測能力。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應該是因為扣除掉印尼籍與馬來西亞籍的學生後，印尼文（二）的修課人數偏低，只有 13 到 26 人上下；在樣本數過少的情況下，回歸模型的預測性與精確度也就大打折扣。

最後，如果我們將學生們印尼文（一）與印尼文（二）的成績加總並平均後，再與 TIBA 印尼文檢定的總成績進行迴歸分析，則會得到以下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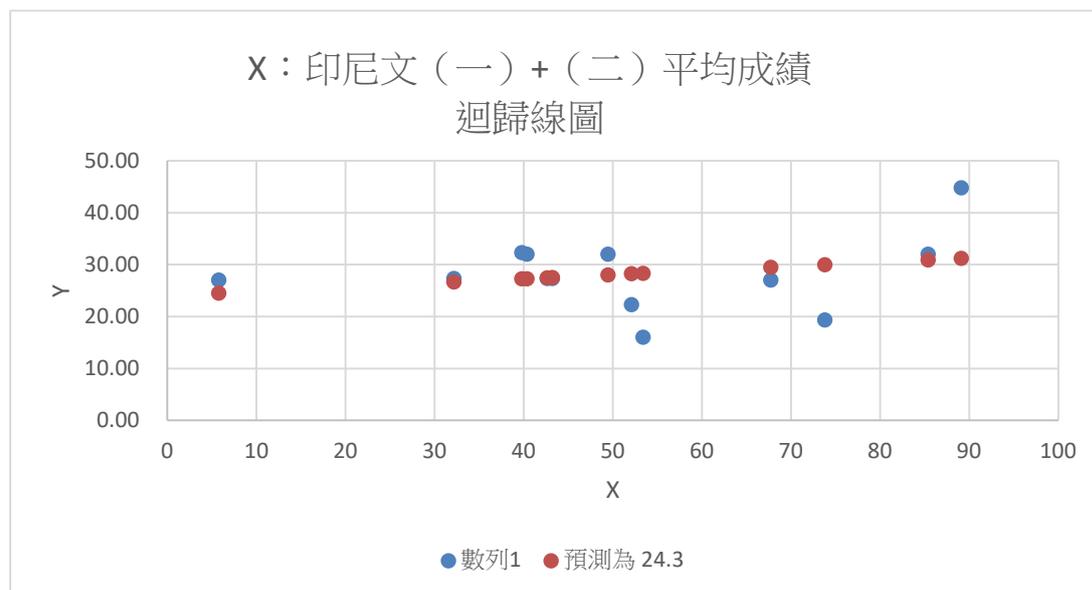


圖 3 印尼文（一）與（二）平均成績（X）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總成績（Y）的迴歸分析

表 7 印尼文（一）與（二）平均成績（X）與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總成績（Y）的迴歸分析
迴歸統計

R 的倍數	0.2572				
R 平方	0.066152				
調整的 R 平方	-0.01874				
標準誤	7.159949				
觀察值個數	13				
ANOVA	自由度	SS	MS	F	顯著值
迴歸	1	39.94649	39.94649	0.779218	0.396262
殘差	11	563.9135	51.26486		
總和	12	603.86			

印尼文（一）與印尼文（二）加總的分析結果裡，R 平方與調整過後的 R 平方，分別只有 0.066 與 -0.019，距離 1.000 的水準有很大的差距。至於 0.396262 的顯著性，雖然較之前有進步，但還是看得出來 TIBA 印尼與外語檢定對在校成績的評估能力，並不太顯著。

整體而言，從迴歸分析的結果來看，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的分數，似乎無法準確檢定出學生在校的印尼文（一）與印尼文（二）成績。

二、比較分析

不論是在印尼國內還是在臺灣，相較於其他東南亞語言的外語檢定，印尼語外語能力的檢定考試系統，到目前為止發展的並不夠成熟；其中，也包括本文裡，印大研發近五年的這套 TIBA 檢定系統。

從 2015 年當時研發之初，以及筆者成為第一批受測生、並且拿到測試版 TIBA 考試之成績時，筆者就有詢問印大主辦單位之管理階層，為何 TIBA 考試測試版的評分系統，捨棄了常見的百分等第制、或是 5 級分制，而是採用罕見的 6 級分制（最高分為 6 分，最低分為 1 分）。筆者詢問之後所得到的答案，是「希望能符合其他國家的標準」。依筆者的後見之明來看，當初印大是希望 6 個等級的得分，能分別對應「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的六個難度級距（詳見後文），藉此省略掉研發 6 種不同難度等級之試題的麻煩。當然，這樣的想法，未免過於樂觀。

等到 5 年後的 2020 年 7 月，筆者帶著 14 位學生，在臺中應考 TIBA 印尼文外語檢定，並於之後收到的成績單裡，看到印大 TIBA 主辦單位已經將評分系統，改為常見的百分等第制。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大學主辦、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協辦的這次考試，雖然考生大多是大專學生，然而考試類別，卻是屬於「外籍工作者」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TIBA TKA）。

經過筆者查詢印大官網，並詢問主辦單位印大的老師後，才了解到：5 年後的今天，印大已經將該校主辦的 TIBA 印尼語外語檢定考試，分流成「學術型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TIBA Akademik）與「外籍工作者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兩種。如果是學術型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的 TIBA，印大還是依照 2015 年研發當初的模式，只有一種考題、一種難度，考生依照考後得到的成績，來判斷自己的印尼語外語能力，是 6 分（最高）到 1 分（最低）裡的哪一個級距。至於在臺灣中科大舉辦的考試，為什麼不採用學術型 TIBA 考試的這套系統，筆者詢問之後、截稿之前，都還沒得到對方的回覆。

而 2020 年在中科大舉辦的這次考試，則是屬於「外籍工作者」印尼文外語能力檢定，預計分為 3 個級距；目前大家在臺灣考到的是初級（TIBA Dasar），中級（TIBA Menengah）考試還在研發，高級（TIBA Tinggi）則尚無下文。至於協辦單位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為何不堅持採用大專學術型的外語考試，而願意接受明明是外籍工作者專用的檢定考試呢？這或許與該校欠缺通曉印尼語、了解印尼當地大專教育之專任教職員有關。

簡言之，不論是提供給大專學生的學術型 TIBA，還是外籍工作者適用的

TIBA，都面臨到兩個問題：(1)分級系統繁亂，讓考生無從挑選適合之級數；(2)基礎考試難度太高，難以檢別出臺灣大學院校裡，大多數印尼語初學者的程度。

三、討論

何者才是外語語言檢定考試應該採用的分級系統？在此，我們可以舉「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EFR)的例子來說明。

為了統一各種語言標準，歐盟 (European Union, EU) 制定了「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EFR)，規定了 A、B、C 三階段語言考試；而各階段再細分為兩個次級，因此總計有 A1 (最簡單)、A2、B1、B2、C1 與 C2 (最難) 等 6 個等級的語言能力檢定考試 (劉惠安、林聰敏，2004)。之後，這套難度劃分標準，就被大多數國家的外語教學機構以及檢定考試辦理單位所採用。也因此，除了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歐系語言外，在臺灣的越南語及泰語檢定，也都是採用 CEFR 這套分類標準，來制定不同難度等級的東南亞語言檢定考試。

我們可以用臺灣目前的德語檢定考試，跟前述的印大 TIBA 印尼語檢定進行比較。以臺灣學生的德語檢定考試而言，我國大學生能夠考得過的 Start Deutsch 1 以及 2 (分別對應 CEFR 的 A1 與 A2 等級)，都沒有文法考試；要等到更高階、臺灣德語系畢業生普遍考不過的 Zertifikat Deutsch，才有測試文法 (陳欣蓉，2008，頁 97)。相較之下，本次的 TIBA 考試裡面包含文法測驗；這對只修過 4 學分、總計才 72 小時印尼文的臺灣大學生而言，似乎不太適合。

另外，依據歐洲各大教育機構與權威媒體的評估，要參加 A1 等級的語言檢定考試，應至少修畢 75 到 100 小時的該語種課程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2020)；然而，由於臺灣至今沒有任何印尼文專門系所，大多數大專院校也只提供 2 學期、4 學分、總計 72 小時的印尼文課程。由此可見，讓學生報考印大 TIBA 這種難度的印尼文外語檢定考試，實超出了學生的能力範圍，因此也就難以測出印尼語初階學習者的真正程度。

相較之下，臺灣另一個曾經辦理過印尼語外語檢定的單位，也就是國立政治大學外語中心，於 2017 年所試辦的印尼語檢定考試 (以下簡稱「政大印尼語檢定」)，則較符合 CEFR 的 6 個難度等級之國際標準。該次試辦的檢定考試，共有 A1 (最容易) 與 A2 (次容易) 兩個等級；筆者本人與筆者曾在國立暨南大學教授過之學生，皆有應考。結果則是筆者於本次政大印尼語檢定裡，拿到 96.25 分、接近滿分 100 分的高分，符合筆者「幾近母語人士」的印尼語水平，也比印大 TIBA 檢定的 85.50 分合理。至於與筆者一起應考的老師，曾在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修過 3 學年、總計 18 學分、324 小時的印尼文課，堪稱該校臺籍學生

裡印尼文程度最佳者，則拿到了 93.00 分。由此觀之，2020 年在中科大舉辦的印大「TIBA 初級」印尼語檢定考試，難度遠比政大印尼語檢定考來得困難。

也因此，包括筆者的其他學生在內的諸多考生，參加過難度太高的印大 TIBA 印尼語檢定之後，對印尼語的學習，反而變得興趣缺缺。成績欠佳，降低了學生對印尼文學習的興趣；拿不到印尼語證書，阻礙了日後去印尼當交換生或找工作的前景；這些都降低了臺灣大專生原本就不高的印尼語學習動機。由此觀之，印大在臺辦理的 TIBA 檢定考試，過去時常因為招生人數不足而取消，最近 2021 年的這次也因為人數不足而暫停辦理，或許都與考試難度過高、學生應考動機不強有關。

伍、結語

目前為止，臺灣尚無關於印尼語檢定考試的論文發表。本文是第一個研究、分析印尼語檢定考試的難易度，並且與臺灣的其它印尼文檢定暨其它第二外語之語言檢定進行比較，進而分析印大在臺舉辦之 TIBA 印尼語外語檢定考試，是否能有效鑑別出臺灣學生程度的文章。

綜觀以上之分析，筆者認為印大研發之 TIBA 印尼語外語檢定考試，並沒有依照國際認可的 CEFR 架構，依照難度區分為 6 個不同等級之考試；這不利於該檢定考試在國際上的推廣。此外，印大本身在 TIBA 檢定考試之分類/分級上的混亂，在各種類、各級別考試題目上的準備不足，也容易讓考生們在應考準備時無所適從。

此外，一個好的外語檢定考試，出題時應該將應試者相關的各種因素也列入考慮（包括應試者的國籍與慣用語言），才能真正地評估出應試者真正的第二外語程度（Farhady, 1982）。相較之下，印大 TIBA 考試在臺灣的辦理，並沒有考慮到臺灣的情況、我國印尼語發展的程度、多數考生的身分/職業類別等等因素，因此才會將不適當的考題類別與難度，用在臺灣大學院校舉辦的 TIBA 考試之上。

要改善上述的情況，筆者建議：臺灣的印尼語檢定考試之發展，應該以臺灣的越南語檢定考試為借鏡。首先，由臺灣已經開設印尼語課程、有專任印尼語教師的大學，出面與印尼當地已經研發印尼語檢定考試的大學合作。接著，在國際認可的 CEFR 架構下，將印尼語檢定考試的題型，分為 6 個難度不同的級距。最後，在臺灣端大專教師的協助下，挑選適合臺灣考生情況的印尼語檢定考試種類與級別，並且在檢定考試舉辦後，讓臺灣端的印尼語教師參與閱卷過程，藉以了解該考試日後在臺續辦時，是否有應該修正之處，藉以讓該檢定考試日益精進、並符合臺灣考生的需求。如此，方為正本清源，讓臺灣的印尼語教學及檢定考試，

得以長遠發展之道。

參考文獻

- 歐洲委員會（2020）。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90%E6%B4%B2%E5%85%B1%E5%90%8C%E8%AA%9E%E8%A8%80%E5%8F%83%E8%80%83%E6%A8%99%E6%BA%96&oldid=61538199>
- 張昉卉（2020）。當前大學第二外語的挑戰與機會－以法語教學為例。臺灣教育評論月刊，9(9)，45-48。
- 張鈞凱（2005）。英語文試題檢測與答題驗證系統設計與實作（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網路學習學程碩士論文）。取自 <https://ir.nctu.edu.tw/bitstream/11536/77919/1/353901.pdf>
- 陳欣蓉（2008）。研究歐洲德語檢定考試的結構以及內容－以Start Deutsch以及Zertifikat Deutsch的書面考試為例。東吳外語學報，26，85-114。
- 劉惠安、林聰敏（2004）。歐盟國家的外語能力檢定測驗內容與訂定過程：簡介歐洲語言測驗者協會的分類與分級。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12(2)，149-168。
- Bachman F. Lyle, & Clark L. D. John. (1987). The measurement of foreign /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90), 20-33.
- Farhady H. (1982). Measures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from the learner's perspective. *TESOL Quarterly*, 16(1), 43-59.
- Hulstijn H. Jan. (2010). Measuring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Elma Blom & Sharon Unsworth (Eds.),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pp. 185-200).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usmiatun, Ari. (2019). Pentingnya tes kemahiran berbahasa Indonesia bagi pemelajar BIPA bertujuan akademik. *Diksi: Jurnal Ilmiah Bahasa, Sastra, dan Pengajarannya*, 27(1), 8-13.
- Rahmawati, E. L., Suwandi, S., Saddhono, K., & Setiawan B. (2017). Urgensi

literasi komunikasi dalam pengembangan.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Revitalizing Literacy*. (pp. 901-906). Surakarta, Indonesia: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Surakarta.

